

千里江山图 (组诗)

□王天锐

千里江山

千里江山如画的胜景
点缀着绚丽的神州大地
美不胜收妩媚妖娆
引无数的英雄尽折腰
仗剑的行走天涯
浪迹江湖行侠仗义
谈笑之间风声鹤唳的凄凉
刀光剑影的光芒万丈
那双脚印涂满血泥
踏碎金戈铁马的冰河
烽火狼烟气吞万里如虎
故人乘鹤远游而去
风起云涌的逍遥
烟消云散的袅袅炊烟
缠绕树丛竹林深处
悬崖峭壁上的小木屋
鸟鸣响彻云霄的悠扬婉转
山不转水转的青山绿水
残透的一双脚印
步步莲花的吐露馨香
望眼欲穿春夏秋冬
日月轮回的苍茫
行走在苍凉大地上
一步一回头的左右顾盼
山那边还是山的风景
如诗如画醉人心扉
举手投足的举箸齐眉
愿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绝世无双行走江湖
消失在劫难逃的情缘

一叶扁舟划过江面
泛动旖旎的涟漪
浪浪的雾霭笼罩荒野
洗涤漂泊的灵魂
落花流水逝水流年
繁华的街巷里车马喧哗
故人依然如昨的流光溢彩
掀起了盛世的容颜
舞动旋转的日月星辰
梦回家国重逢盛典

青绿山水

高山流水的弦外之音
潺潺的从宣纸上流淌而来
浸透古老的鲜艳的色彩
虚幻着斑斓的往事
不堪回首的泪流满面
高天上的行云流水
凝固成一朵祥瑞的白云
飘逸着千年等一回的回眸
薄如绸缎的亘古思念
仕女舒广袖的柔情
似水流年的芳华
芳草地上绽放的花朵
招蜂引蝶舞蹈翩跹
肌瘦如柴的茂密枝丫上
长出一片片芽叶
祈盼的眼眸一片翠绿
从眼角下流淌的相思泪
淋湿丰满柔软的深深眷恋
阳光穿透记忆的边缘

映满了故人远去的背影
故乡刻骨铭心的名字
在清水里流淌千年
泉水叮咚地流向远方
溅起千堆雪的浪漫意境
从山水间走过的佳人
笑靥如花的灿烂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不胜凉风的娇羞
走进千山万水尽头
清风拂过的秀发
在铜镜里高高盘起
浸清铜绿斑驳的色彩
铿锵有声纷纷脱落
洒满了地平线上的处女地
东方升起不落的太阳
万丈光芒的耀眼
温暖渐行渐远的倩影
倒映在洞房花烛的夜晚
彻夜不眠的窃窃私语
柔情似水的缠绵

丹青画卷

烟雨朦胧的江南岸
走过一位清秀的少年
孤独的骑着匹枯瘦的骏马
一路游山玩水的彷徨
在歌舞升平的秦淮河边
灯红酒绿的欢歌笑语
打动少年的心扉
摇着把丝绸的折扇

牵引佳人注目的目光
走进了花烟柳巷吟诗作赋
招蜂引蝶的诗酒趁年华
大好河山尽收眼底
从指尖轻轻流淌出来
落墨在润泽的绸缎
宣染诗意的山峦叠嶂
对日渐渐逝的故乡山水
泪水模糊了双眼的时候
浸透丹青画卷的骨骼
高山流水的旋律
从千里之外匆匆赶来
青梅竹马的灯火阑珊处
凝望一江春水向东流
奔流到海不复回豪情万丈
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
纤细的仕女从石径走过
峰回路转低眉浅笑
亲吻肌肤如玉的创伤
伤口再没有流出自己的血
老藤古树昏鸦的意境里
一缕绚丽的七彩祥云
穿过历史的星空
从故乡到异乡的步伐
追逐着未来的梦想
诗情画意的楚楚动人
含情脉脉的眼眸充满翠绿
吟诵山不再高有仙则名
水不再深有龙则灵
跋山涉水的寻觅胜景
高山人为峰的回眸
江山如此的多娇

横空出世一飞冲天

——记中国第一代红色空军飞行员吴元任

□陶兴明

(接上期)

筑巢育鹰,建东北老航校

建空军,必建航校。时隔多年,当谈起我军建立的第一所空军学校,那些曾在老航校战斗过的军人,依然激情满怀。回想起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难的、布满荆棘的空军创建史,每想到那些“胳膊膊断腿”却被他们视为珍宝,甚至多架被不惜打上120个之多补丁的飞机,他们老泪纵横。

1945年8月下旬,日本战败投降后,在东北遗留有较多的航空训练设施。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筹建自己的航空学校,为将来组建人民空军培养人才。

当时,延安八路军总部有一个负责修建延安机场、接待来往飞机的航空组,成员是常乾坤、王弼、刘风等一些曾在苏联学过航空的同志。于是,中央组织部以该组成员为基础,从中央党校、自然科学学院,以及我党派往国民党空军学过航空的干部等,共抽调干部30余人,分两批派往东北组建东北航校。

常乾坤、王弼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派到苏联去学领航、机械的老同志,为党创办航空事业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夙愿,他们坚决表示,遵照中央的指示,一定完成好这次任务。1946年9月,王弼率领第一批干部刘风、吴恺、魏坚和汪伪空军驾机起义的人员等20余人,先后从延安乘飞机和步行出发到张家口后,由王弼暂留张家口组建航空站,刘风等人经热河到沈阳。魏坚、吴恺、林德等人于12月到阜新。

1945年8月,一架汪伪空军双发运输机“建国号”从扬州起飞,准备飞往延安驾机起义,机组人员蔡云翔(原名周致和)、于飞(原名黄哲夫)、张华(原名赵乃强)、顾青(原名管序东)、田杰(原名黄文星)、陈明珠(原名沈时槐)6名空地人员,飞张家口着陆时,右起落架折断,不能继续飞行,亦随刘风同志一道步行到了东北。刘风、蔡云翔同志率领的第一批人员到沈阳后,按照东北局的指示,除了接管由林弥一郎带领的日本飞行队外,还派人到营口、大石桥、鞍山、辽阳一带,搜集了日本遗弃的十几架废旧飞机和航空器材,于冬季一并运往吉林省通化市。

1946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老航校在通化正式成立。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逼近四平,学校迁至牡丹江。俗称牡丹江东北老航校。平坝人张有谷,也从云南空军司令调往东北老航校任副校长。吴元任任第二飞行队队长。

抗战结束时,东北局势不稳定。航校在迁移途中,经常遇到土匪的袭击。航校迁移专列到达了宁安。宁安距牡丹江虽然只有几十公里,但由于连接两地的铁路桥被土匪破坏,运输只能用人力。在达子香开满山岗的时候,东北航校终于在牡丹江市西南郊日军留下的海浪机场安了家。

经过多次搬迁,学校损失很大,飞机破损严重,机械班的学员只得边学习边维修。他们甚至创下了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打气的世界空军史奇观。

就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造就出了这批特殊的空军人才。很快,多数学员都能独立维修飞机了。当时,国民党空军经常派飞机进行轰炸。为了避开敌机的偷袭,航校凌晨二三点就起来准备早飞。

1948年3月,东北航校迁山回牡丹江后,这一年中,航校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由王弼、顾光旭等人组成攻关小组,克服困难,自己动手,在牡丹江成功制造出了第一架“八一”式滑翔机,并且首飞成功。

1949年3月,党中央为壮大航校力量,建立了人民空军。“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由牡丹江迁往长春。不得不,牡丹江那方水土,为人民空军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常乾坤率领的第二批航空骨干吴元任、李汉、孟力等20余人,于10月15日从延安出发,经热河,于12月到达阜新,同先期到达该地的魏坚等同志会合。随着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严重形势,在阜新的这30多名干部亦撤往梅河口,然后到吉林省的通化市。

林弥一郎带领的飞行队向我军投降后,东北局决定由刘风、黄乃一、蔡云翔等该队收编为“东总”航校。接着,又派出一批干部组成若干个小组,分赴丹东、延吉、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北安、齐齐哈尔等地有机场的地方,继续收集各种残缺不全的飞机和零配件、汽油等。这批同志不分昼夜,不顾个人安危,把收集到的航空器材用挑运、牛车、马车和火车等运输工具,运送到了通化。经过大家两三个月不畏艰苦、不惧严寒的紧张工作,在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完成了东北老航校的组建,在中国人的航空史上,迈出了坚实而可喜的一步。

(待续)

我在雪上看风景

□三隐

我在雪上看风景
看到美丽,看到大气
也看到了你伟岸的身躯
不是因为昨晚的酒
今晨的诗
懂得灵性

我在雪上看风景
看到洁白,看到生命
也看到了你无瑕的初心
不是因为长嘴的歌
狂妄的雪
懂得顾虑

我在雪上看风景
看到将尽,看到可期
也看到了你长足的运行
不是因为除夕的夜
宁静的村
懂得遵循

我在雪上看风景
看父逝去,看母老去
也看到了你脚下的泥污
不是因为天边的云
乡间的水
已经化成水滴

我在雪上看风景
看到光芒,看到希望
也看到了您编织的宏伟
不是因为父亲的嘴
母亲的托
而是信仰在心中翻滚



红山湖
副刊

春

□苏岸 摄

东屯香米

□王家武

要吃大米找东屯。

无论你是暂住安顺的客商还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或多或少,有意无意都被东屯米滋养过,在安顺,你走的是贵安大道,吃的是东屯的米。

从来东屯是黔中粮仓,这点不容置疑。小时跟父亲赶东屯,是从老青山步行二十多里山路,早早到达东屯集市上,生意还未开张,一般认准一家小饭馆,叫上一碗五毛钱的蛋炒饭。我喜欢盯在炒饭师傅的火边,看油“滋滋”地在锅底乱窜,土陶碗盛着搅匀的鸡蛋倒入,蛋花在锅底盛开,火苗在锅边打个转时,我父亲会适时说上一句:“多加半碗饭,这娃儿赶集就为多吃碗东屯米饭。”加上酸辣辣,饭端上桌时热气腾腾,油色金黄、饭粒晶亮,一股新米独有的香味弥漫开来,飘向店外,引得过往的人停下来,啧啧赞叹:“逗得老子个口水哦……”,然后被香味按在桌边坐下,直到腮帮子鼓鼓的,一只手掌擦着油嘴,一只手捏着小称急匆匆消失在去卖米行市里。

我家不是东屯人,距离东屯也不远,父亲历来挑剔,总是把家中收割的稻谷全部变卖,换成东屯米,所以那熟悉的味道,还未成饭我都是记得与众不同的芳香。记得在贵阳读书那几年,初次离家的惆怅就是从第一餐饭开始,食堂铁盒

划格蒸好的饭,打老远就没有那种熟悉的香味,端起饭竟是落莫满满,一月下来,虽经食堂糙米打磨,也没能适应,巴不得找个理由回家。刚进家门,首当其冲的是掀开饭锅盖,就算是冷饭,洒点酱油,急匆匆先扒上一碗,口里的绵劲,咀嚼起来也是十分诱人的。母亲会笑着对坐在家里的某家小媳妇讲:“这娃儿,不是想家,是想饭。”后来,工作在外,食堂管饭,也没有心思对吃的考究,每天都是应付着填饱了事,慢慢淡忘下去,直到成家后,有人送来一袋标明“东屯香米”的商标的大米来,想不到东屯香米竟成访友时尚礼品。

香稻生长是有讲究的,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不像兰花要在阴潮之地。溪清水暖的平坝大坝周遭,云蒸霞蔚的层层梯田,是最适合它生长的地方。东屯田土的厚实,充沛的阳光雨露还能另外提供它独有的养分。这里田质松软不肥不寡,水温适中不会太暖也不会太寒,早晨阳光洒遍散开,露珠轻收,稻叶舒展,广收平旷阳气,所谓的朝气,大概指的就是这种味道吧。栽种时,行距适当,四五株成窝,间除杂草,织在两行水稻间的蛛网,是它成长最好的卫士,虫蚁不能入侵,病害只会远离。等到稻叶互牵封林,香

稻蓬勃生长,这时是太阳与雨露争相相好的时节,东屯人山歌这样唱:“五黄六月飞龙雨,一处酒点做人情。”飞龙雨就是太阳雨,这个时候雨不会再来上雷闪电电,来得那么温情,留着留连忘返,太阳尽情照耀,稻花香在村头村尾,风前风后都是。老人们在椰子树下“叭嗒叭嗒”抽着旱烟,深吸一口新鲜空气,讲讲丰收的收成。香稻不像玉米那样要以去除同伴而获取充足养分,和谐共处,同沐阳光,秆不能太细,否则成熟时籽粒不饱满,也不能太粗,只顾自个疯长,错过结籽的最好时节,也不能成粒,一切刚好。成熟时,会长出尖尖稻芒,直刺云霄时,再经几天阳光眷顾,就可以开镰了。

东屯稻成熟后谷粒饱满,粒度适中,色泽黄中透着光泽,具有相当弹性和韧性,却又易于剥落。水稻有着东屯特有的细致,成饭后又独具芳香,特别是小火熬粥,汤粥透明,上面浮着一层薄薄的面糊既香又稠,像藕,特别养胃。我想起已故的母亲,每次生病,只叮嘱我用东屯米熬粥,一喝就是满满的一碗,母亲认为最好的滋补就是米粥。多年前,有个同事爷爷身患胃癌,在医院基本靠化疗和打点滴维持生命,看望老人时,说起东屯米熬粥的功用,这袋东屯米给同

事,他熬好送到医院,已经不肯人食的老人,竟然喝了大半碗。老人以后每天都坚持喝点,直到逝去。我不知是东屯香米是否有某种药用效果,但让老人不致空腹离世,也是一种善举吧。

屯堡人喜欢用东屯糯谷做的松糕粑,入口松软,回味绵甜,如果再放点茴香叶同蒸,其香更久,又易于消化,有助于排除积存的气体,有健胃、行气的功效,确是不假的。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每到过年或传统节日,要娶生子,架屋接梁,都当成上等食品以款待远方来的客人。这大概是东屯人长寿的原因吧?或许这就是东屯香稻对勤劳耕耘、重粮固本的人们最好的回馈。香稻为粮,是我多年习惯,现如今,虽迁居安顺多年,我家食用的大米全部来自东屯,且是专人送购,只需淘米入锅,虽不需生火,人间种种美好在香雾间闪现,用淘米水浇的桂花悄无声息地开了,芳香四溢,室雅人幽。

东屯谷出于良田厚土,受泽于阳光雨露,品东屯香稻如品德才之人,芸芸众生,或成达官显贵,或是富贾名姝,成长无关命运,皆为自择,诸多人生况味,自非短短小文能尽言。若若在食用东屯香稻之时,悟得人生真谛,也不失为东屯香稻对世界的馈赠。